

06

白色恋人2008版  
FATAL LOVE

匪我思存·著

Feiwosicun Works

佳期如梦 ②

# 海上繁花

Tears In Heaven

海 -

上 -

繁 -

花 -

TEARS IN HEAVEN -

 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I NEVER KNEW I HAD A DREAM, UNTIL THAT DREAM WAS YOU.

我们到底会为了什么爱上一个人呢？

因为楚楚可怜，因为回眸一笑，因为一句话，一件事？还是因为他就是他，不是别人？

06

白色恋人2008版  
FATAL LOVE

佳期如梦之  
海上繁花

Tears in Heaven

匪我思存·著  
Feiwosicun Works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佳期如梦之海上繁花 / 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11  
ISBN 978-7-80228-824-9

I. 佳… II. 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70397号

### 佳期如梦之海上繁花

---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吕 晖 董晓琼

特约编辑: 四 喜 小 白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[www.nwp.com.cn](http://www.nwp.com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 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本社电子信箱: [nwpcn@public.bta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cn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70千 印张: 8.5

版 次: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824-9

定 价: 25.0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

c o n t e n t s

## 目录

Chapter 01 透明 · 001

Chapter 02 风的味道 · 080

Chapter 03 想你的时候 · 111

Chapter 04 有一些话只有听的人记得 · 179

Epilogue 尾声 · 257

Postscript 后记/十全一美 · 265

海上繁花

Chapter

# 01

Tears in Heaven

透·明

我看见自由的鱼

水面很透明

我看见天上的云

空气很透明

我看见窗外的雨

玻璃很透明

我看见快乐的你

眼睛很透明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 [www.dreamsky.com](http://www.dreamsky.com)

过脸去回身一位同行：“人怎么样？你还要不要娶。”



海

上

繁

花

Tears in Heaven

## VOL.1

刚入行那会儿，杜晓苏曾经听老莫说：“干咱们这行，起得比周扒皮还早，睡得比小姐还晚，吃得比猪还差，干得比驴还累，在外时间比在家还多，眼比熊猫还黑，头发比鸡窝还乱，态度比孙子还好，看起来比谁都好，挣得比民工还少。”

当时听得杜晓苏“哧”一声笑出声来，如今谁再说这样老生常谈的笑话，她是没力气笑了——跑了四天的电影节专题，她连给自己泡杯方便面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回到家里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，拎起电吹风开了开关，结果半天没动静，看来是坏了。她实在没劲研究电吹风为什么罢工，也不顾头发还是湿的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香甜无比，来电铃声不知道唱了多少遍才把她吵醒，拿起手机人还是迷糊的。结果是老莫，火烧火燎地冲她吼：“你在哪里？对面那家拿到了头条你知不知道？”

她懵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：“莫副，我调到娱乐版了。”

老莫口齿清晰地告诉她：“我知道你调到娱乐版了，就是娱乐出了头条，颜靖靖出了车祸。”

杜晓苏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响，爬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夹着手机不依不饶地问：“是那个红得发紫的颜靖靖？”

老莫没好气：“哪还有第二个颜靖靖？”

杜晓苏素来害怕进医院，尤其是晚上。灯火通明的急诊中心兵荒马乱，她硬着头皮冲进去，发现已经有十几个抢先埋伏到位的同行，包括对面那家死对头《新报》的娱记老毕。娱记老毕跟央视

的主持人老毕长得一点儿也不像，娱记老毕长着圆滚滚胖乎乎的一张脸，一笑竟然还有酒窝，此刻他正冲着杜晓苏微笑，笑得小酒窝忽隐忽现，笑得杜晓苏心里火苗子腾一下子全窜起来了。

“老毕，”她言不由衷笑得比老毕更虚伪，“这次你们动作真快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老毕都快笑成一尊弥勒佛，语气十分谦逊，“运气好，我正巧跟在颜靖靖车后头，谁知竟然拍到车祸现场，还是我打120叫来救护车。这次真走运，没想到天上掉下个独家来，嘿嘿，嘿嘿……”

说起车祸来都这样兴高采烈没有半分同情心，杜晓苏于是转过脸去问另一位同行：“人怎么样？伤势要不要紧？”

“不知道，进了手术室到现在还没出来。”

一帮娱记都等得心浮气躁，有人不停地给报社打电话，有人拿着采访机走来走去，不断有同行接到消息赶来医院，加入等待的队伍。杜晓苏则争分夺秒在长椅上打了个盹儿，刚眯了一小会儿，颜靖靖的经纪人赵石已经飞车赶到，场面顿时一片骚乱，闪光灯此起彼伏，医院方面终于忍无可忍地开始赶人：“请大家出去，不要妨碍到我们的正常工作。”

老毕嬉皮笑脸：“护士小姐，我不是来采访的，我是来看病的。”说着炫耀似的扬了扬手中的挂号单。

急诊中心的护士长面无表情：“你是病人？那好，跟我来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这下轮到老毕发怵了。

“看病啊，”护士长冷冷地说，“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。”



众人哄堂大笑，一帮娱记终于被轰出了急诊中心。瑟瑟寒风中饥寒交迫，杜晓苏饿得胃疼，实在撑不下去，于是到医院外面寻了家小餐馆。已经晚上十一点，小店里竟然还坐得满满的，老板动作慢吞吞的，杜晓苏等了好久才等到自己的一碗鳝丝面。热气腾腾放在她面前，闻着倒是挺香的，待挑起来一尝，鲜！鲜得她几乎连舌头都吞了下去。

竟然有这样好吃的面，也许是饿了，她吃得连连噓气，烫也不怕。

吃到一半时电话响了，抓起来接，果然是老莫：“怎么样，搞到有价值的东西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她囫囵吞面，口齿不清地说，“人还在手术室里没出来。”

“那赵石呢，他怎么说？”

“一大堆人围着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医院就把我们全轰出来了。”

老莫气得七窍生烟：“他不说你就会想点办法啊，美人计啊，还用我教你？”

杜晓苏自顾自吃面，十分干脆：“好，回头我就去牺牲色相。”

老莫拿她没办法，“嗒”地将电话就挂了。

杜晓苏随手将手机撂在桌上，继续埋头大吃。这样的角度只能瞥见对面食客的暗蓝毛衣，这种暗蓝深得像夜色一样，她最喜欢，于是从筷子挑起的面条窄窄的间隙中瞄过去，看到格子毛衣领上的脖子，再抬高点，看到下巴，还有微微上扬的嘴角，仿佛



是在笑。

是啊，半夜三更对着手机说牺牲色相，旁人不误会才怪。

她才没工夫管旁人怎么想，于是垂下眼帘，十分贪婪地喝面汤。鲜香醇美，一定是用鸡汤吊出来的，这么好吃的面，可惜这么快就吃完了。

刚刚快步走出小店，忽然身后有人叫：“等一等。”

声调低沉悦耳，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，一定是北方人。回头一看，暗蓝毛衣，在晦暗的路灯光下更像是深海的颜色，是刚刚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人，他伸出手来，正是自己的手机。

该死！这记性！

她连忙道谢，他只说：“不用谢。”

正好身后马路上有车经过，车灯瞬间一亮，照得他眉眼分明。咦，真真是剑眉星目，十分好看。

杜晓苏对帅哥总有一种莫名的好感，好友邹思琦问她为什么要改行当娱记，她眉飞色舞：“成天都可以看到帅哥，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访问拍照，多好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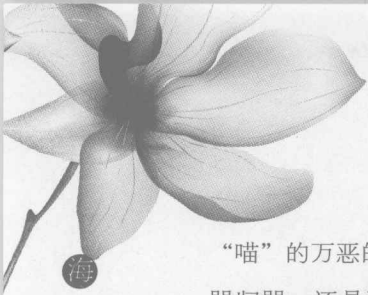
邹思琦嗤之以鼻：“花痴！”

其实邹思琦比她更花痴。

在医院差不多熬了大半夜，回报社打着呵欠赶稿子，全靠咖啡提神，再花痴也没劲头。老莫还跟催命一样：“下午去医院，一定要拍到颜靖靖的照片。”

杜晓苏抗议：“医院滴水不漏，怎么可能让我们拍到照片。”

老莫压根不理睬：“你自己想办法。”



“喵”的万恶的资本家。

骂归骂，还是要想办法。没有独家就没有奖金，没有奖金就没有房租、水电、一日三餐、年假旅游、温泉SPA……

邹思琦说得对，这世上最难收集的藏品就是钱。

医院果然滴水不漏，保安们尽忠职守，前台也查不到颜靖靖的病房号，护士小姐非常警惕：“我们这里是医院，病人不希望受到打扰。”

可是公众的好奇心，还有知情权，还有她的奖金怎么办？

红得发紫紫得都快发黑的颜靖靖车祸入院，几乎是所有娱乐报纸的头条，老毕的独家照片功不可没，据说《新报》头条的车祸现场照片，令得不少“颜色”痛哭失声，销量一时飙升。

什么时候让她逮到一次独家就发达了。

在医院耗了差不多一个下午，仍旧不得其门而入，正快快的打算收工回家，结果看到老毕。

他鬼鬼祟祟冲她招手。

不知道他想干吗，杜晓苏刚走过去，就被他拖到角落里，笑得很奸诈：“晓苏，我们合作好不好？”

叫得这么亲热，杜晓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老毕说：“我知道颜靖靖眼下在哪间病房，而且我有法子让你混进去，但拍到照片后，我们一人一份。”

杜晓苏心生警惕：“你为什么自己不去？”

老毕忍不住长吁短叹：“我也想啊，可惜我是男人啊。”说着打开手中的袋子，露出里面的一套护士服。

杜晓苏觉得很搞笑，在洗手间换了护士制服，然后又戴上帽

子，最后才是口罩，对着镜子一看，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头，心里很佩服老毕，连这种招都想得出来。

医院很大，医护人员来来往往，谁也没有注意她，很顺利就摸到了二楼急诊中心。老毕说手术后颜靖靖人还在急诊ICU，并没有转到住院部去。

结果别说ICU了，走廊里就有娱乐公司的人，两尊铁塔似的守在那里，盯着来往医护人员的一举一动。瞧那个样子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别说拍照，估计连只苍蝇也飞不过去。

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认命地拖着不甘心的步子往外走，突然脑中灵光一现，掏出老毕画的草图端详了半晌——是真的草图，就在巴掌大的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用铅笔勾出来的示意图，歪歪斜斜的线条像蚯蚓，用潦草的字迹注明着方位，看得杜晓苏差点抓狂，但就是这么一张图，也令她看懂了。

消防通道正好紧邻着颜靖靖目前所在的ICU病房。

她从消防通道出去，运气真好，ICU的落地玻璃正对着室外消防楼梯。爬到楼梯上掏出相机，可惜角度不行，没敢带庞然大物似的长焦镜头进来，靠相机本身的变焦，根本拍不到。

真是功亏一篑。她不甘心，看到墙角长长的水管，突然灵机一动。

大太阳下水管摸起来并不冰冷，只是有点滑，也许是她手心里流了太多的汗。她艰难地一脚踩在了管道的扣环上，一手勾住管道，这样扭曲的姿势竟然还可以忍受——终于腾出一只手来举起相机。

角度十分不错，耐心地等待对焦，模糊的镜头里影像终于清



晰。她忽然倒吸了口气，那样深邃的眼睛，剑眉飞扬英气，只能看到口罩没有遮住的半张脸，可这半张脸俊美得不可思议。他穿着医生的白袍，就站在那里，高且瘦，却令她想到芝兰玉树，深秋的阳光透入明亮的玻璃，淡淡的金色光斑仿佛蝴蝶，停栖在他乌黑的发际。杜晓苏刹那间有点儿恍惚，仿佛是被艳阳晒得眩晕，连快门都忘了按。而他定定地透过镜头与她对视，她只听到自己的心跳，“怦、怦、怦、怦、怦……”一声比一声更响，在一瞬间她突然认出他来，是昨天在小面馆遇见的暗蓝毛衣，而耳朵里有微微的轰鸣，仿佛是血管不胜重负，从心脏开始蔓延膨胀。

很奇异的感觉，仿佛是过了整整一个世纪，她才回过神来。而他已经大步冲到了窗边，她胡乱地举着相机拼命地按着快门，然后飞快地爬回消防楼梯，但还是迟了，他迅速地出现在楼梯间，正好将她堵在了楼梯上。

杜晓苏无法可想，只好微笑。

他看起来似乎很生气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杜晓苏一眼瞥见他胸前挂的牌子——“神经外科邵振嵘”。

神经外科？那是什么医生？难道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？急中生智还记得满脸堆笑胡说八道：“邵医生，我暗恋你很久了所以偷偷拍两张你的照片，你不介意吧？”

“你是哪个科室的？”他摘下口罩，露出整张脸，果然就是昨天还给她手机的那个暗蓝毛衣。只是他根本没有认出她来，唇角微沉，语气十分严厉：“竟然爬到水管上，这样危险的动作，如果摔下去会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？”

她很欠扁很好奇：“摔下去会是什么后果？”

“如果运气好，或者只是软组织挫伤乃至骨折，如果运气不好，这么高摔下去，足以导致内脏破裂出血，或者脊椎骨折，高位截瘫甚至植物人。”他的神色依旧严厉，“这不是儿戏！还有，为什么 not 佩戴胸卡？你们护士长是谁？你到底哪个科室的？”

她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，只好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他。有风吹过两人耳畔，带着秋季特有的清凉，吹起他白袍的下摆，她忽然想到朗朗晴空下鸽子的羽翼，明亮而愉悦，他忽然伸出手来。

他的手指微凉，她好像中了邪，竟然站在那里没有动弹，就这样傻乎乎的任由他取下了自己的口罩。他也似乎怔了一下，过了几秒钟才说：“是你？”

难得他竟然还认得她，有几分疑惑地望着她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真是一言难尽，于是她痛快地说了实话：“娱记，俗称狗仔队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觉得他不会叫保安来把她轰出去。果然，他只是眉头微皱：“娱记？”

“病房里的人是不是颜靖靖？”她的职业本能正在迅速恢复，“她伤势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她的主治医生？昨天的手术成功吗？会不会留下后遗症？具体情况是什么样，还有后期的治疗方案，可不可以详细谈一谈？”

“我不会告诉你。”

“邵医生我请你吃饭。”她谄笑，“透露一点点嘛，行不行？”

他的眼底隐约有愠怒，只是因为修养好，并不表露出来：



“对不起，我不可以透露病人的情况。你这样冒充医护人员来偷拍，非常不道德，而且你刚才的行为十分危险。请你立刻离开医院，否则我要通知保安了。”

终究还是被轰了出来。

老毕远远地在马路那头等她，她非常沮丧：“什么也没拍到就被发现了。”

老毕半信半疑：“你不会想独吞吧？你可别没良心，甩了我搞独家。”

杜晓苏气坏了：“小人！”

其实也不是什么都没拍到，慌慌张张悬在半空按快门，拍下了不少邵振嵘。

杜晓苏用专业的软件打开那些照片来看，这男人长得真好看，尤其是眼睛，深邃得仿佛是海，秋天清澈的阳光里，整个人仿佛乔木，高大挺拔。

因为太帅太养眼，她随手选了一张当桌面，结果有天被邹思琦看到，顿时哇哇大叫：“这是谁？是哪个新人？穿医生袍好帅啊！有没有联络方式？有没有签约？有没有兴趣替我们公司拍平面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没有！”杜晓苏拿手轰她，“快让开，我还要干活呢！”

邹思琦扒着显示器死也不松手：“把照片COPY给我，否则打死我也不让开。”

杜晓苏不肯，她要留着独享。

邹思琦骂她：“重色轻友，没良心！”

杜晓苏骂回去：“你倒是比我有良心，你很有良心地骗我去替你相亲！”

一提到这个，邹思琦就软了，满脸堆笑：“嘿嘿……晓苏……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就是拿来出卖的呀。再说人家也是身家清白一表人才，怎么也不算委屈你对不对？对了，后来人家还真跟我要过你的电话呢。”

杜晓苏眼风如飞刀“嗖嗖”地射过去：“你给他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！”邹思琦指天发誓，“我真没有，我敢吗？我要真给了，你还不得剥了我的皮。”

“算你知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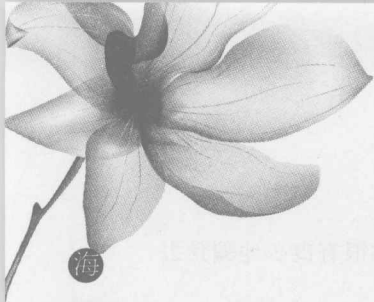
“晓苏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晓苏啊，遇到合适的真可以考虑一下。”邹思琦语重心长地说道，“大好的青春，不谈恋爱多浪费。”

“你怎么跟你妈似的，你不最讨厌相亲吗？你妈替你安排一次相亲，你都骗我替你去了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，怎么突然有兴趣当媒婆了？”

“晓苏，”邹思琦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告诉她了，“我前阵子去北京出差，遇到林向远了。”



## VOL.2

杜晓苏要想一想，才能明白过来，林向远。

这三个字，她差不多真的忘记了，非常成功的，忘记了。连同那段手足无措的青春，连同大段懵懂未明的岁月，连同校园里的一切清澈美好，她都已经忘记了。毕业不过三年，换掉一份工作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已经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仿佛老去十年。听到这三个字，竟然波澜不兴，要想一想才明白，这个名字，这个人，那个模糊而遥远的容貌，才能渐渐从记忆里浮起来。

她问：“哦，他怎么样？”

邹思琦瞥了她一眼：“好得不得了，跟他太太在一起，挺恩爱的。”

杜晓苏怔了几秒钟才张牙舞爪地扑过去掐邹思琦的脖子：“你竟然还故意往我伤口上撒盐，你这坏蛋我今天非掐死你不可。”

邹思琦一边咳嗽一边笑：“得了得了我请你吃饭，我赔罪。”

杜晓苏拖她去伊藤家，两个人吃掉刺身拼盘与双份的烤鳗鱼，还有烤牛舌与牛小排，买单的时候邹思琦哀叹：“杜晓苏你也太狠了，我不过提了一下林向远，你就这样狼宰我啊。”

杜晓苏白她：“谁叫你戳我伤疤。”

“什么伤疤都两年了还不好啊？那林向远不过长得帅一点，值得你念念不忘两年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人是有贱性的吗？因为得不到所以才念念不忘。”



我要是跟他到现在，没准早就成怨偶了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邹思琦无限同意地点头，“所以快点开始一段新恋情最重要。”

“一天到晚忙得要死，哪有工夫新恋情。”

“哎，就你那桌面俊男就不错呀，比林向远可帅多了。别犹豫了，就是他，搞定后记得请我吃饭，让我也近距离欣赏一下极品美男。”

“什么呀，都不认识。”杜晓苏仿佛无限唏嘘，“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碰见，没戏。”

杜晓苏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又见到了邵振嵘，说来也很好笑，她贼心不死去医院盯颜靖靖的伤势情况，结果却遇到了一场特大交通意外。一辆公交车与校车追尾，很多学生受伤，就近送到医院来。急诊室中顿时兵荒马乱，所有的医护人员忙得人仰马翻，不少医生从住院部抽调过来帮忙。她于是很没良心的想趁乱去偷拍颜靖靖，结果听到护士长一脸焦急地大喊：“有个孩子是AB血型RH阴性，血库说没这种血了，怎么办？”

杜晓苏不由得停住脚步，看看急得满头大汗的急救医生，还有满走廊受伤的学生，以及忙得晕头转向的护士长。她转身就走到护士长面前：“我是AB-RH阴性，抽我的血吧。”

护士长高兴得直握她的手：“谢谢，谢谢！谢谢你！请到这边来，我们先替你做个化验。”

抽掉400CC的鲜血后，她的腿有点儿发软，大约因为早晨没有吃早餐。应该去外面买袋鲜奶喝，填一填空荡荡的胃也好。

所有的护士都在忙碌着，她不出声地溜之大吉，结果刚走到